

避暑漫抄

說纂九 散錄

上西幸蜀祿山以車輦樂器及歌舞衣服  
迫脅樂工牽引犀象驅掠舞馬盡入洛陽  
復散於河北向時之盛掃地而盡矣洎肅  
宗克復方散求於人間其後歸於京師者  
十無一二初祿山至東都大設聲樂揣幽  
燕戎王番胡酋長多未之見因誑之曰吾  
當有天下大象自南海奔走而至見吾必

言身正  
拜舞鳥獸尚知天命有所歸何況人乎於  
是左右引象來至則瞪目憤怒略無拜舞  
者祿山大懷慚怒命置於檻穽中以烈火  
爇之以刀槊俾壯士乘高投之洞中曾臆  
血流數丈鷹人樂工見者無不掩泣明皇雜錄  
蕭瑀嘗因宴太宗謂近臣曰自知一座最  
貴者先把酒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相顧未  
言瑀引手取盃帝問曰卿有何說瑀對曰

臣是梁朝天子兒隋室皇后弟唐朝左僕

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群居解頤

安祿山敗史思明繼逆至東都遇櫻桃熟

其子在河北欲寄遺之因作詩同去詩云

櫻桃一籠子半赤半已黃一半與懷王一

半與周至詩成皆贊美之曰明公此詩大

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懷王卽與黃字

聲勢稍穩思明大怒曰我兒豈可居周至

之下周卽其傳也

群居解頤

元和初達官與中外之親爲婚者先已涉  
溱洧之譏就禮之夕儻相則有清河張仲  
素宗室李程女家索催妝詩仲素朗吟曰  
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程乂之乃悟曰  
張九張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於是群客

大笑

解頤

李福妻裴氏性妬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

屬意鎮滑臺日有以女奴獻之者福意欲  
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間言於妻曰某官已  
至節度使矣然所指使者率不過老僕夫  
人待某無乃薄乎裴曰然不知公意所屬  
何人卽指所獻女奴裴許諾爾後不過執  
衣侍膳未嘗得一繾綣福又囑妻之左右  
曰設夫人沐髮必遽來報我旣而果有以  
沐髮來告者福卽言腹痛且召其女奴旣

往左右以裴方沐不可遽已即告以福所  
疾裴以為信然遽出髮盆中跣問福所苦  
既業以疾為言即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  
由是以藥投童溺中進之明日監軍使及  
將校悉來候問福即具以告之因曰一事  
無成固當有分所苦者虛咽一甌溺耳聞  
者莫不大笑

解頤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

雖不能託諷諭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  
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誦畢次及優倡為戲  
可及褰衣博帶攝齋升座稱三教論衡偶  
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  
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  
敷坐而坐非婦人何須夫坐而後兒坐也  
上為之啓齒又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  
人也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

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非婦人奚待嫁爲上意極歡賜予頗厚

漢以孝廉取士而袁本初曹孟德皆舉孝廉唐重進士而黃巢屢舉進士科目之不足據也如此

獨見錄

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食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紙和之而意氣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峯豫遊西蜀追綠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元羶臊闕庭震驚陵廟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賦

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受圍如月  
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  
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  
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  
聞笛詩曰岩堯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  
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  
雲深旦夕高樓上遙聞吹笛吟中興紀事  
逆胡將亂於中原梁朝誌公大師有語曰

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  
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綠者祿字也

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

哀異記

張易之行成之族孫則天臨朝太平公主  
引其弟昌宗入待昌宗薦易之器用過臣  
卽令召見俱承辟陽之寵右補闕朱敬則  
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欲之情  
愚智皆同惟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

聖格言也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  
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尚食奉御柳模自言  
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  
自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  
充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于朝聽臣愚職  
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  
朕不知此賜綵百段唐史舊書詳載斯語  
父子兄弟君臣薦進獻納如此亦可謂之

穢史矣

唐文皇既以武功平隋亂又以文德致太  
平於篇詠尤其所好如曰昔乘疋馬去今  
驅萬乘來詞氣壯偉固人所膾炙又嘗觀  
其過舊宅詩曰新豐停翠輦譙邑駐鳴笳  
一朝辭此去四海遂成家蓋其詩語與功  
烈真相副也

唐史

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爲僧一日遊



方遇黃蘗禪師同行因觀瀑布黃蘗曰我  
詠此得一聯而下韻不接宣宗曰當爲續  
成之黃蘗云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初知  
出處高宣宗續云溪澗豈能畱得住終歸  
大海作波濤其後竟踐大位兆先見於此  
詩矣然自宣宗以後接懿僖之時海內遂  
不靖則作波濤之語豈非識邪大唐遺事  
李煜歸朝後鬱鬱不樂見於詞語在賜第

七夕命故妓作樂聞於外太宗怒又傳小  
樓昨夜又東風併坐之遂被禍龍衣江南  
錄云李國主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  
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出必  
大泣罵後主聲聞于外後主多宛轉避之  
又韓玉汝家有李國主歸朝後與金陵舊  
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吟巖集  
李芳儀江南國主李景女也納土後在京

師初嫁供奉官孫某爲武疆都監爲遼中  
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趙至忠虞  
部自北虜歸明嘗仕遼爲翰林學士修國  
史著虜庭雜記載其事時晁補之爲北都  
教官覽其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  
曲云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  
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年來粉黛稀滿堂  
詩酒皆詞客奪錦揮毫在瑤席後庭一曲

風景改收淚臨江悲故國令公獻籍朝未  
央勅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  
奉一官奔武疆秦淮瀚水鍾山樹塞北江  
南易懷土雙燕清秋夢栢梁吹落天涯猶  
竝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却還時  
寧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山河不可期倉皇  
三鼓滹沱岸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  
一身存薄命如雲信流轉芳儀加我名字

新教歌遣舞不由人採珠拾翠衣常好深  
紅暗盡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數徧天河星只有南箕近鄉邑當年千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衰中原骨肉又零落黃鵠寄意何當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陵椎髻泣窮邊丈夫漂泊猶堪憐江州廬山真風觀李主有國日施財修之刊姓氏

于石有太寧公主永禧公主皆李景女示知芳儀者熟是也吟集

李煜在國微行娼家遇一僧張席煜遂爲不速之客僧酒令謳吟吹彈莫不高了見煜明俊醞藉契合相愛重煜乘醉大書右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鴛鴦寺主傳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擁妓之屏帷煜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煜嘗密諭徐鉉鉉言

於所親焉

清異錄

李後主嘗買一硯山徑長纔踰尺前聳三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爲硯及江南國破硯山因流轉數十人家爲米老元章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念將卜宅久未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竝江一古基多群木唐晉人所居時米欲得宅而蘇覬得硯

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共爲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號海嶽菴者是也

硯山藏蘇氏未幾索入丸禁矣

鐵圍山叢談

慈聖光獻曹后佐佑仁廟定策立英宗神宗乃本朝后妃盛德之至者也其在父母家時與群女共爲撚錢之戲而后一錢輒獨旋轉盤中凡三日方止及晚歲疾病急顧左右問此爲何日左右對以十月二十

日實太祖大忌日也后領之乃自語曰只此日去只此日去免煩他百官蓋謂不欲別日立忌使百官有司有奉慰行香之勞也遂以是日歿今人學道號超脫非常一且於死生之際未必能達后之始終若此豈非天人乎

神廟當宁慨然興大有爲之志欲問西北二虜罪一日被金甲詣慈壽宮見太皇太

后曰娘娘臣著此好否后迎笑曰汝甲甚好也雖然使汝至衣此等物則國家何堪

矣神廟默然心服遂卸金甲

鐵圍山叢談

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鑄一碑立于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勅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是年秋享禮官奏請如勅上詣室前再拜陞階獨

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黃門驗封啓鑰先入焚香明燭揭幔亟走出階下不敢仰視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漏泄雖腹心大臣如趙韓王王魏公韓魏公富鄭公王荆公文潞公司馬溫公呂許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

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變犬戎入廟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止高七八尺闊四尺餘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後建炎中曹勛自虜中回太上寄語云祖

宗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秘史  
政和初上始躬攬權綱不欲付諸大臣因  
述藝祖故事御馬親巡大內諸司至內後  
拱宸門之左對後苑東門有一庫無名號  
但謂之苑東門庫乃貯毒藥之所也外官  
一員共監之皆二廣川蜀每三歲一貢藥  
有七等野葛胡蔓皆預鳩猶在第三其上  
者鼻嗅之立死於是親筆爲詔謂取會到

本庫稱自建隆以來不曾有文遣此皆前  
代用以殺不廷之臣藉使臣下果有不赦  
之罪當明正典刑豈宜用此可罷其貢廢  
其庫將見在毒藥焚棄瘞于遠郊仍表識  
之毋令牛畜犯焉嗚呼上聖至仁大哉堯  
舜之用心也叢談

林中書彥振據氣宇軒昂有王陵之少戇  
罷政事去不得意寓揚州喪其偶父之忽

於几筵座上時見形飲食言語如平生狀  
仍決責奴婢甚苦彥振徐察非是乃微伺  
其蹤則掘地得大穴破之羅捕六七老狐  
中一狐尤耄而白且解人語言向彥振求  
哀曰幸毋見殺必厚報彥振弗顧悉命殺  
之迄無他

叢談

朝奉郎劉均國言侍其父吏部公罷官成  
都行李中水銀一篋偶過溪渡篋塞遽脫

急求不獲即攬取渡傍叢草塞之而渡至  
都久之偶欲未用傾之不出而斤重如故  
也破篋視之盡成黃金矣國初征澤潞時  
軍士於澤中鎌取馬草晚歸鎌刃透成金  
色或以草然金底亦成黃金焉又臨安僧  
法堅言有歛客經於潛山中見一蛇其腹  
脹甚蜿蜒草中徐遇一草便嚙破以腹就  
磨頃之脹消如故蛇去客念此草必消漲



毒之藥取置篋中夜宿旅邸鄰房有過客  
方呻吟牀第間客就訊之云爲腹脹所苦  
即取藥就釜煎一杯湯飲之頃之不復聞  
聲意謂良已至曉但聞鄰房滴水聲呼其  
人不復應即起燭燈視之則其人血肉俱  
化爲水獨遺骸臥牀急挈裝而逃至明主  
人視之了不測其何爲至此及潔釜炊飯  
則釜通體成金乃密瘞其骸既久經赦客

至邱語其事方傳外人也

春渚紀聞

張守一爲大理少卿平反折獄死囚出免  
者甚多後有白頭老人詣前拜謝曰某非  
生人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無以報德儻  
有防身之求或能致耳俄有詔賜脯城中  
縱觀守一見士人家女甚美悅之計無從  
出試呼前鬼問曰能爲我致否曰此易事  
然不得久纔可七日而已遂營靜處設帷

帳有頃而至女驚曰此何處守一及鬼在  
傍給云此是天上因與款昵情愛甚切至  
七日鬼復掩其目送還守一私覘女家云  
女郎卒中惡不識人七日而醒異聞錄  
有神降於鄭澤家吟詩曰忽然湖上片雲  
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蓮花渾忘却空  
將荷葉蓋頭歸廣異記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飢民爭歸之有夫

婦襁負一子寘之道左空冢中而去後歸  
鄉過此冢欲取其骨則兒尚活肥健於未  
棄時冢中有大蟾蜍如半輪氣咻咻然意  
兒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  
年六七歲肌理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  
示小兒醫張荆筐張曰物之能螫燕蛇蝦  
蟆之類是也能螫則不食不食則壽千歲  
若聽其不食不娶則仙道也父喜攜去今

不知所在

仇池筆記

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塾師為門客王會以婦弟為親客吳益以愛婿為嬌客施全以劃刃為刺客李季以章醮為羽客龔金以治產為莊客丁禩以通家為狎客曹詠以獻計取林一飛還子為說客郭知運以離婚為逐客初止有此九客耳秦既死葬於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雞黍挈生芻

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於是謂之

弔客以足十客之數

中興筆記

嶺表或見異物自空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謂之瘴母海邊時有鬼市半夜而合雞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

番禺雜記

宣政宮中用龍涎沉腦屑和蠟為燭兩行列數百枝豔明而香溢鈞天所無也南渡

後父絕此惟太后回鑿沙漠復值稱壽上  
極天下之養用宣政故事然僅列十數炬  
太后陽若不聞上奉卮問此燭頗愜聖意  
否后曰爾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諸閣亦  
然上因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  
爹爹富貴

聞見錄

宋陸游抄

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

避暑漫抄終

養痾漫筆

說纂十四 散錄

靖康之變中原為虜地當時高人勝士陷  
沒者不少紹興庚申辛酉河南關陝暫復  
有自關中驛舍壁間得詩二絕云鞞鼓轟  
轟聲徹天中原廬井半蕭然鶯花不管興  
亡事妝點春光似去年又云渭平沙淺鴈  
來棲渭漲沙移鴈不歸江海一身多少事  
清風明月淚霑衣

張南軒晚得奇疾虛陽不祕每歎曰養心  
莫善於寡欲吾平生理會何事而心失所  
養乎竟莫能治踰年而卒就歛通身透明  
腑臟筋骨歷歷可數瑩徹如水晶自昔醫  
書不載此疾之症坦齋  
筆衡  
翟欽甫者金人也衆飲清菴欽甫偶至衆  
不之識俾賦清菴詩欽甫故拙起句云爲  
問清菴何以清衆拍手大笑及賦第二句

霜天明月照蓬瀛衆失色連賦廣寒宮裏  
琴三弄白玉樓頭笛一聲金井玉壺秋水  
冷石田茅屋暮雲平夜來一枕遊仙夢十  
二瑤臺獨自行衆愧謝延之上坐瑞桂堂  
暇錄

嘉泰間內臣李大謙於行都九里松玉泉  
寺側建功德寺役工數內有漆匠張某者  
天台人偶春夜出浴回於道中遇一老嫗  
挽入小門暗中以手捫壁隨嫗而行但覺

是布幙轉經數曲至一室中使就物坐此  
嫗乃去繼有一尼攜燈至又見四壁皆有  
青赤衣帷遮護終不知是何地此尼又引  
經數曲及至一室燈燭酒殽器皿一一畢  
備俱非中下人家所有張見之驚異亦不  
敢問其所以且疑且喜尼往頃時復至後  
有一婦人隨來容美非常惟不冠飾張殊  
畏懼尼逼使坐遂召前嫗命酒殽數盤此

婦人更不一語尼云已晚矣張但懇尼云  
匠者無錢尼終不顧遂令就寢尼執燈扃  
戶而去張屢詢所來及姓名而婦人竟無  
一語疑爲瘖疾至鐘動尼復至啓鑰喚張  
起如前令嫗引出亦摸布壁行覺至一門  
非先來所經此嫗令出街可至役所張如  
夢寐中行至一街迨曉卽離役所二里許  
後循路歸其董役者責之及聞此事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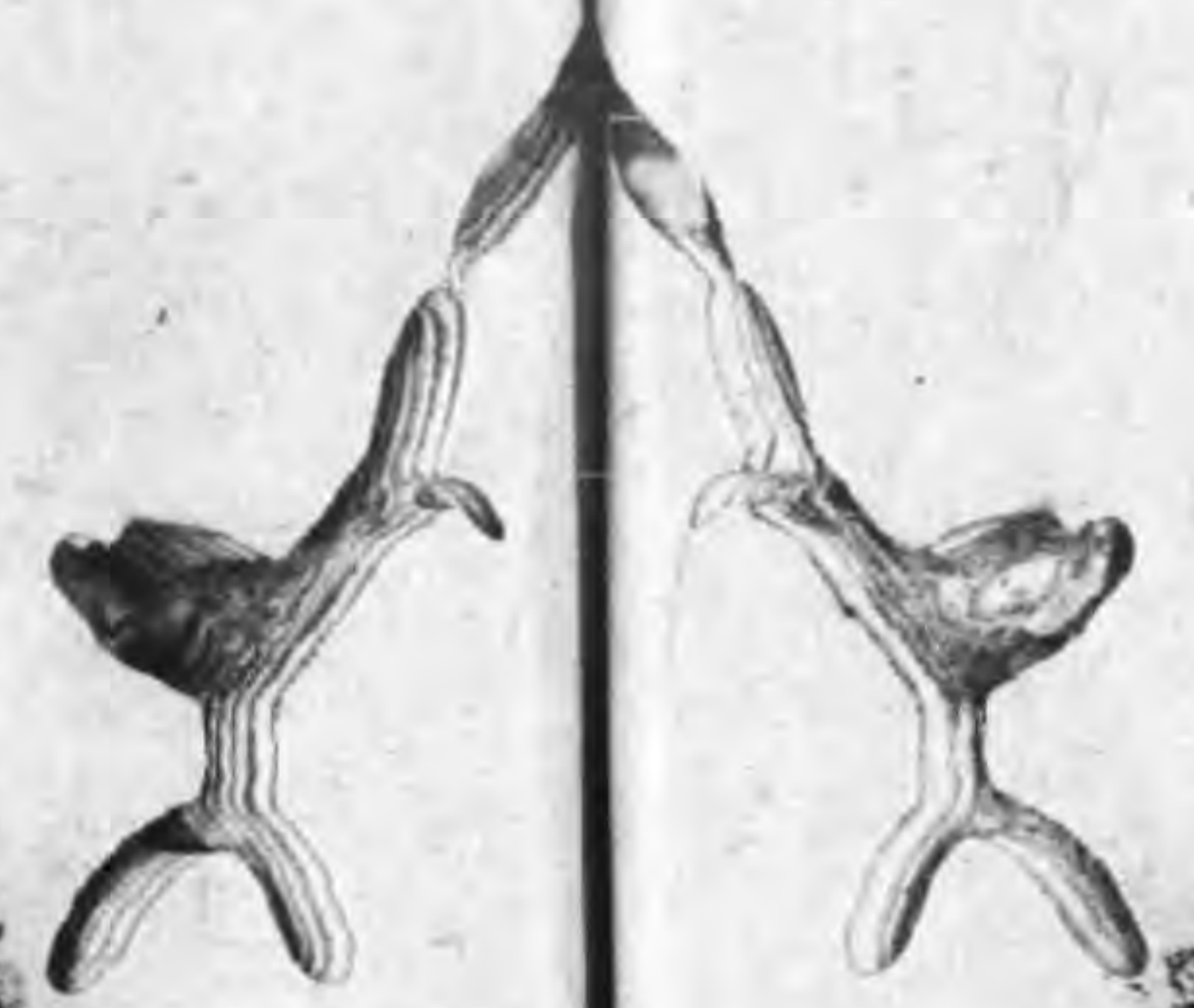
言集  
二  
三  
二  
言院

徧訪終不得其原所入門域衆皆謂遇鬼

物而有一木匠云固寵借種耳

葦航紀談

建隆中曹彬潘美伐江南城既破李煜白衫紗帽見二公先見潘設拜潘答之次見曹設拜曹使人明語之曰介胄在身拜不及答識者善之二公先登舟召煜飲茶船前獨設一木脚道煜嚮之國主儀衛甚盛一旦獨登舟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掖而



登焉既一啜曹謂李歸辦裝詰旦會于此同赴京師未曉如期而赴焉潘始甚惑之曰詎可放歸曹曰適來獨木版尚不能前畏死甚也既許其生赴中國矣焉能取死衆皆服其識量

譚淵

太祖一日小宴顧李煜曰聞卿能詩可舉一首煜思久之乃舉咏扇詩云揖讓月在手动搖風滿懷太祖曰滿懷之風何足尚

侍臣莫不嘆服

譚淵

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質纔三四尺兩眼白睛皆碧飲啗甚少夜多不睡每月餘忽不見數日復至亦不知其來往之迹牀頭有一桺箱可尺餘封鎖甚密人未嘗得見其中物常戒諸孫曰如我出慎勿開此箱開則我不回也諸孫中有一無賴者一日醉酒而歸祖母不在徑詣

牀頭取封鎖桺箱開之其中止有一小鐵篋子餘無他物自此祖母竟不回矣

譚淵

竹之異品頗多成都古今記云對青竹黃而溝青故每節若間出云此竹今浙中亦有之惟會稽頗多彼人呼爲黃金間碧玉辰州有一種小竹曰龍絲竹生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針前輩詩有小竹如針能具體卽此也武陵桃源山有方竹四面平



整如削堅勁可以爲杖予頃在湖湘間見  
有以竹爲桶者其徑幾二尺羅浮山記云  
第三峯有竹大徑七尺圍節長丈二葉若  
芭蕉謂之龍公竹松憲雜錄有異竹篾長  
二百餘尺玉篇云箠竹可爲舟但未親見  
耳云實有之

陳同甫名亮號龍川始聞辛稼軒名訪之  
將至門遇小橋三躍而馬三却同甫怒拔

劍揮馬首推馬仆地徒步而進稼軒適倚  
樓望見之大驚異遣人詢之則已及門遂  
定交稼軒帥淮時同甫與時落落家甚貧  
訪稼軒于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  
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  
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唐非帝王居  
斷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  
城皆魚鱉飲罷宿同甫于齋中同甫夜思

稼軒沉重寡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盜其駿馬而逃月餘同甫致書稼軒假十萬緡以濟貧稼軒如數與之孝宗幸天竺及靈隱有輝僧相隨見飛來峯問輝曰旣飛來如何不飛去對曰一動不如一靜又看觀音像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曰念觀音經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已孝宗大喜

本朝四帝亦有吉符真宗卽來和天尊出楊礪之夢紀載諸國史祥符崇尚道教建立宮觀專尚祥瑞王欽若獻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餘本獨孫奭不然其事真宗又無嗣用方士拜章至上帝所有赤脚大仙微笑上帝卽遣大仙爲嗣大仙辭之帝曰當遣箇好人去相輔贊仁宗在禁中未嘗鞋惟坐殿方御

鞋鞵下屐卽去之徽宗卽江南李主神祖  
幸祕書省閱江南李主像見其人物儼雅  
再三歎訝而徽宗生生時夢李主來謁所  
以文采風流過李主百倍及北狩女真用  
江南李主見藝祖故事高宗韋后生徽宗  
夢錢王再三乞還兩浙夢覺與鄭后言朕  
夜被錢王取兩浙甚急鄭后奏云昨夜妾  
夢亦然須臾報韋后誕高宗及建炎渡江

今都錢唐百有餘年豈非應乞兩浙之夢  
乎夷門志載宣和間禁中有物曰獮音塊  
然一物無頭眼手足有毛如漆中夜有聲  
如雷禁中人皆云獮來諸閣皆扃戶徽廟  
亦避之甚至登亢金坐移時或往諸嬪妃  
榻中睡以手撫之亦溫暖曉則自榻衾下  
而去罔知所在後宮妃嬪夢中有與同寢  
者卽此獮也或云朱温之厲所化左傳云

豕人立而啼未必誣也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有雙勝交環謂之二勝環取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進高廟日尚御冕偶有一伶人者在傍高宗指環示之此環楊大尉進來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勝環且放在腦後高宗亦爲之改色此所謂執藝事以諫也

王黼宅與一寺爲鄰有一僧每日於黼宅旁溝中漉取流出雪色飯洗淨曬乾數年積成一囤靖康城破黼宅骨肉絕食此僧卽用所積乾飯復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老幼賴之無餒

真定大曆寺有藏雖小精巧藏經皆唐宮人所書經尾題名氏極可觀佛龕上有一匣藉匣古錦儼然有開元賜藏經勅書及

會昌間賜免拆殿勅書有塗金匣藏經一卷字體尤婉麗其後題曰善女人楊氏爲大唐皇帝李三郎書  
士之窮通出處蓋有命焉非人所能爲也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令叔黨持與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間竊觀乃楊雄優於劉向論

一篇二章驚喜攜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爲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於閣筆及拚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與校文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泰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

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嘆恨作詩送其歸所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五色者是也其母歎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爲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

淳熙中王季海爲相奏起汪玉山爲大宗伯知貢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黜于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胥會于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爲驗其人感喜玉山旣知貢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用三古字者遂

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  
竊恠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  
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  
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  
試何敢漏泄于他人玉山終不釋未幾以  
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  
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  
曰茲事甚恠先生旣問不敢不以實對某

之來就試也假宿於富陽某寺中與寺僧  
間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漶漫僧曰此  
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  
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是夕夢一  
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  
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  
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枯骨早得入土  
旣覺甚恠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

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歎

鶴林玉露

臨安中瓦在御街上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術士皆聚焉凡挾術者易得厚獲而近來數十年間向之行術者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於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卽我向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後進者云向年士大夫之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日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

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爲監司郡守閩帥者日以殺人爲事邪老師歎服

佛佛讚曰佛佛恠萌被髮操竹獲人則笑唇掩其目終亦號跳反爲我戮物類相感志曰佛佛出西南蠻宋建武中安昌縣進雌雄二頭帝曰吾聞佛佛能負千斤旣力若此何能致之對曰佛佛見人輒笑笑則下唇掩其額故可以釘之髮可爲朱纓血



可染衣似獼猴人面而紅作人言鳥聲善  
知人生死飲其血使人見鬼帝命工圖之  
元稹詩狒狒穿筒格猩猩置屐馴狒房涕  
切

凡人溺死者及服金屑未死者以鴨血灌  
之可活 耳暴聾者用全蠍去毒爲末酒  
調滴耳中聞水聲卽聾愈 枸杞子榨油  
點燈觀書能益目力 金瘡刀斧傷用獨

殼大栗研爲乾末傅之立止或倉卒用生  
嚼傅亦驗 喉痺并乳鵝蝦蟆衣鳳毛草  
搗細入鹽霜梅肉煮酒各少許和再研細  
布絞汁鵝毛刷患處隨手吐痰卽消 癰  
疽惡瘡初腫起當歸次黃蘗皮羗活爲細  
末生鷺鷥膝搗汁調傅瘡之四圍自然收  
毒聚作小頭卽破切不可併瘡頭傅之恐  
毒氣四攻不可收也

新昌徐氏婦病產有名醫陸某在二百里外輿致之及門婦已死但曾膈間猶微熱陸入診之良久曰此血悶也得紅花數十斤則可活主人亟購如數陸乃爲大鍋煮之候湯沸遂以三木桶盛湯于中取窻格藉婦人寢其上湯氣微復進之有頃婦人指動半日遂蘇

四明延慶寺一僧自頂至踵平分寒熱醫

無識者有一道人曰此生偏膈毒也藥之一夕而愈

骨鯁用犬涎穀芒用鵝涎無弗愈者皆以意推也

孝宗嘗患痢衆醫不効德壽憂之過宮偶見小藥肆遣中使詢之曰汝能治痢否對曰專科遂宣之至請問得病之由語以食湖蟹多故致此疾遂令診脉曰此冷痢也

其法用新采藕節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其  
法杵細酒調數服即愈德壽大喜就以杵  
藥金杵曰賜之至今呼爲金杵曰嚴防禦  
家可謂不世之遇

病眼生赤瘴者取田螺一枚去掩以黃連  
末糝之置于露中曉取則肉化爲水以之  
滴目赤瘴自消

治嗽方甚多余得一方甚簡但用香櫟去

核薄切作細片以時酒同入砂瓶內煮令  
熟爛自昏至五更爲度用蜜拌勻當睡中  
喚起用匙挑服甚効又越州某學錄云少  
時苦嗽百藥不療或教用向南柔桑條一  
束每條寸折內鍋中太約用水五碗煎至  
一碗於盛暑中遇渴飲之服一月而愈  
象山縣村民有患水腫者以爲鬼禍訊之  
卜者卜者授之方用田螺大蒜車前草和

研為膏作大餅覆臍上水從便出數日遂  
愈

宋趙潛錄

養痾漫筆

終



